

駁

案

彙

編

陝西司

一起爲首明事會看得實

死馬之順與丁馬氏一案先據原署陝甘總督
兼管蘭州巡撫事和其衷疏稱緣丁馬氏之夫
丁起係丁緯無服族弟馬氏與同姓不宗之馬
之順素有姦情伊夫丁起明知故縱乾隆二十
七年二月內馬之順幫給丁起錢文布疋前往
肅州尋覓生理丁起遂將妻子交託馬之順照
看馬之順往來姦宿醜聲昭著丁緯聞知于二

馬氏新

卷之五

十八九等年倡率丁仁丁自保丁自立丁久在
馬氏門首截打三次初次詐得馬之順銀四
千文二次詐得駝羔賣錢八千文三次詐得驢
一頭賣錢三千文及校布一對俱經丁緯等先
後夥同分用上年八月內丁緯向馬氏求錢不
允蓄忿圖害即于九月內寄信丁起促令回家
而丁文亦于三十年正月內調姦未遂丁自保
于二月內姦宿兩夜比及閏二月初一日丁起
回至丁緯店內丁緯邀集丁自保丁自立丁文

將馬之順與馬氏通姦情事備細告知勸令當
場捉獲殺死姦夫姦婦爲之另娶丁起明知其
事佯言欲看的實初三日晚佯爲攜刀赴家探
聽故踏房屋聲響致馬之順開門而遁丁起回
告丁緯丁緯復于初四日晚糾約丁文丁自保
丁自立同丁起前往捕捉因馬之順未來而散
初五日後丁緯柱棍在街望見馬之順進馬
氏家內卽喚同丁文丁自保丁自立齊赴馬氏
門首堵截追丁五娃子送出馬之順丁緯卽行

拉住丁文拾石擲中馬之順左眼倒地乘勢按
住又毆左脇一磚丁緯用棍毆打馬之順臂腿
三處丁自立取出木梯橫檔毆打馬之順左胎
膊丁自保亦用鐵手圈打傷馬之順左臂膊脚
踝等處馬之順當卽殞命丁緯欲裝點捉姦情
形主使各犯擡屍入室其時馬氏先已躲入廂
房復被丁緯踢開房門揪出將馬氏及屍身衣
褲脫剝用繩分綁又復合捆一處以飾成姦之
狀黨令在門外探望之丁五喚到丁起馬氏一

見本夫直揭其非並向求饒丁起內愧欲走丁
緯用言嚇其復令丁五往取鋤刀一把上燈時
分解開總縛擡至坑上先令丁自保持刀砍落
馬之順屍頭帶傷馬氏左臂膊丁緯按住馬氏
頭顱令丁起自殺其妻丁起託言手軟丁緯卽
令丁文接刀將馬氏頭顱砍下隨令丁起用袋
裝盛兩頭以姦所親獲登時殺死虛情赴州首
報研訊該犯等供認不諱查馬之順雖係共毆
致死但丁緯求姦不遂旋即喚令丁起捉姦親

殺老斤通
馬步系

卷九 陝西通志卷九
謀殺一命

三

丁

緯

殺嗣值馬之順白晝拜年而出又有丁五娃子
相送輒糾毆立斃復殘其屍立殺馬氏快其初
意是馬之順馬氏雖死于丁起回家之後而其
駢首之機已伏于丁緯向氏求姦之時該犯淫
念不遂而欲殺馬氏因欲殺馬氏而必欲致死
馬之順二人俱係丁緯謀殺丁文磚毆馬之順
致命左脇傷重身死馬氏亦係該犯砍殺查馬
氏係該犯無服族嫂應同凡論丁緯丁文除訛
詐調姦各輕罪不議外將丁緯依謀殺人造意

律擬斬監候丁文依謀殺人加功律擬絞監候
丁自立等擬以流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
者絞監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
惡棍因詐財不遂竟行毆斃情罪重大實在光
棍爲首者斬立決各等語此案丁緯因知馬之
順與丁起之妻丁馬氏通姦倡率丁文等屢次
截打訛詐得錢復同氏挾制圖姦因氏不從輒
懷忿恨邀集丁文丁自立并在逃之丁自保等

唆使氏夫丁起殺姦以洩其忿因丁起不允卽同丁文等齊赴馬氏門首堵截將馬之順肆行兇毆立斃其命復主使各犯擡屍入室楸出馬氏剗其衣褲用繩網縛裝點捉姦情形先令丁自保砍落馬之順屍頭復令丁文將馬氏頭顱砍下核其情節丁緯訛詐圖姦已屬淫惡復逞兇戕殺二命較惡棍因詐財不遂竟行毆斃者情節更兇該署督將丁緯僅照謀殺律擬以斬候殊未允協至于丁自立殺死馬氏時雖未加

功而當丁緯唆令丁起殺姦之時丁緯已有必
欲殺死馬之順馬氏之心該犯係在場同謀因
丁起不從該犯等卽隨從丁緯齊赴馬氏門首
堵截俟馬之順走出兇毆立斃丁自立持木梯
橫檔下手助毆實屬謀殺加功該署督旣稱馬
氏馬之順俱係丁緯謀殺乃捨丁自立助毆馬
之順于不問而以殺死馬氏時該犯並未動手
遂將丁自立照謀殺不加功律擬流亦屬未協
應令該督一併詳核案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陝甘總督兼管蘭州
巡撫吳達善疏稱接准部咨以此案情罪未協
駁令詳核案情按例妥擬臣覆加確核查丁緯
因馬之順與丁馬氏通姦率令丁文等屢次截
打詭詐得錢復圖姦不遂輒起意謀殺率領丁
文等連殺二命較之詐財不遂毆斃一命者情
罪尤重前照謀殺律擬以斬候實屬罪浮于法
丁緯謀殺二命應改照光棍例擬斬立決丁自
立除謀殺馬氏爲從並未動手輕罪不議外應

改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丁文仍照
原議擬絞監候等因具

前來應如該督所題丁緯應改照光棍爲首斬
決例擬斬立決丁自立改依謀殺人從而加功
絞監候律擬絞監候丁文合依謀殺人從而加
功律擬絞監候俱秋後處決該督前疏內稱丁
起于各犯毆死馬之順時並未在場馬氏被殺
雖經在旁目睹係由丁緯脅制該犯原有不忍
致死其妻之心應依縱容妻妾犯姦本律杖九

十折責三千板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
因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九日
奉

旨丁緯着卽處斬丁自立丁文俱依擬應絞着監候
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遇有証良爲竊拷打致死之案俱
照此引用不得循舊牽引通行

一起爲遵

旨核擬具奏事會有得黃岡縣民曾榮懷誣竊拷打
徐起才身死一案據湖北巡撫鄭大進疏稱緣
曾榮懷與徐起才素識無嫌曾榮懷因園地蔬
菜不時被竊留心偵捕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
七日早徐起才摘取自己園菜赴街貨賣經過
曾榮懷地內曾榮懷瞥見疑其竊取喚入查問
徐起才不認因畏其強橫乘間棄菜逃回曾榮

懷愈疑竊菜屬實隨喚堂姪曾黑兒同至徐起才家將徐起才捉住曾黑兒取繩綁縛兩手帶至門外曾黑兒有事他往曾榮懷卽拉徐起才至自己空屋內追問竊菜次數徐起才不認喊罵曾榮懷取鐵繩鞭打傷徐起才右肩甲徐起才益肆辱罵曾榮懷氣忿復連打徐起才右後脇二下並用鐵繩鞭頭連戳致傷徐起才左肩甲右胳膊右肱肘等處徐起才側臥地下仍不承認曾榮懷欲俟次日稟官當晚將徐起才關

鎖屋內詎徐起才傷重旋即殞命次早曾榮懷
開門看見當將縛手麻繩解下去棄隨經屍父
徐世周查知報經該縣驗訊通詳屢審供認不
諱查例載誣指良民爲竊捉拏拷打除實犯死
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邊遠充軍又捕役誣
竊爲盜拷打致死者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各等
語此案徐起才本係良民曾榮懷因園菜被竊
見徐起才挑菜經過輒誣拏至家私行拷打疊
毆斃命實屬不法將會榮懷比照捕役誣竊爲

盜拷打致死例擬斬監候先行刺字逸犯會黑
見緝獲另結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誣良爲竊捉拏拷打除實犯死罪
外其餘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等語例內所稱
實犯死罪一語凡重至應斬應絞者俱包括其
中如誣良爲竊係嚇詐逼認因而致死卽應照
誣告致死律擬絞監候如係拷打致死卽應照
故殺律擬斬監候是誣良爲竊拷打致死之案
自應照本例實犯死罪問擬不必牽混誣竊爲

盜之例乃向來各省督撫遇有此等案件俱援
引捕投誣竊爲盜拷打致死照故殺律擬斬監
候之例辦理查誣竊爲盜係以輕罪誣爲重罪
若其人本係良民輒行誣竊拷打致死是以無
罪誣爲有罪案情既有不同引用自應各賞今
該撫於曾榮懷一案不引誣良爲竊之條而比
照誣竊爲盜之例是以良民等於有罪之人既
於案情不符亦引用失當曾榮懷應改依誣良
爲竊拷打致死實犯死罪照故殺斬監候律擬

馬之義

致死通行

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請嗣後遇有誣良爲竊拷
打致死之案俱照此引用不得循舊牽引致案
情不符並通行一體遵照辦理該撫既稱冒黑
兒飭緝獲日另結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
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黨明事實看得鍾祥縣民蕭舉賢縱妻彭氏與沈國寅通姦被沈國寅毆傷身死一案據湖北巡撫陳輝祖疏稱緣彭氏係彭成子之女彭成子因無子嗣招贅蕭舉賢爲養老女婿生有五子一女乾隆三十七年彭成子夫婦因蕭舉賢不務正業分給田畝另居遂與沈國寅認識是年二月蕭舉賢借用沈國寅錢二十千文未還十月內蕭舉賢將女許給沈國寅族姪爲

妻沈國寅復出本錢與蕭舉賢賒販牛隻三十
九年三月沈國寅向蕭舉賢之妻彭氏調戲彭
氏喊叫沈國寅卽跑出蕭舉賢回家彭氏告
知前情勸勿與沈國寅往來被人耻笑蕭舉賢
答以事屬常情無可耻笑至六月中蕭舉賢攜
魚沽酒邀沈國寅至房與彭氏共飲彭氏不允
是夜沈國寅同蕭舉賢在堂屋歇宿二更時分
沈國寅潛至彭氏房內哄誘成姦次日蕭舉賢
並未聲張嗣後沈國寅至家蕭舉賢卽往厨房

睡卧讓沈國寅與妻姦宿沈國寅陸續送給彭氏衣祆並零星資助蕭舉賢錢文四十一年九月蕭舉賢田房變賣復搬住妻父彭成子家沈國寅仍與彭氏往來姦宿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蕭舉賢因擇二十六日與子蕭冠英與童媳婚配邀沈國寅往集置買什物至晚回家彭氏將酒給與蕭舉賢沈國寅共飲蕭舉賢令沈國寅至厨房睡卧沈國寅欲與彭氏姦宿不允彼此爭論沈國寅將油燈搥滅彭氏卽赴厨房

點燈沈國寅喊罵蕭舉賢回詈沈國寅卽拾房
內所放木槌打傷蕭舉賢頂心並顙門偏左彭
氏聽聞喊叫攜燈趕進房內將沈國寅拉開蕭
擬賢業已受傷躺卧床上沈國寅當時跑走彭
氏田係醜事延醫調治匿不具報伊子蕭冠英
並同彭成子夫婦亦俱隱忍未敢聲張至二十
六日蕭舉賢堂弟蕭舉貴因姪婚配前往賀喜
因不見蕭舉賢當向彭氏查問彭氏答以患病
在床蕭舉貴進房探望見蕭舉賢頭上有傷不

能言語復向彭氏追問彭氏捏稱與沈國寅口
角打傷蕭舉貴往投保用沈國寅聞知卽至彭
氏家令其同逃躲避彭氏亦卽跟逃旋經拿獲
蕭舉賢卽于是夜因傷殞命報縣驗審不諱查
沈國寅與彭氏通姦原係本夫蕭舉賢利其資
助知情縱容祇因兩人爭睡角口毆打致被該
犯毆傷斃命與私自通姦而毆死本夫者不同
自應依鬪殺定擬沈國寅除與彭氏通姦輕罪
不議外應依鬪殺律擬絞監候彭氏擬杖等因

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沈國寅除與彭氏通姦輕
罪不議外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
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
稱彭氏于沈國寅毆打伊夫之時並不在場及
聞喊叫亦經趕往救護其後雖同沈國寅逃走
又係畏罪所致並非欲爲夫婦彭氏合依本夫
縱容妻妾與人通姦之婦杖九十律應杖九十
折責三十五板係犯姦之婦照例的決離異歸

宗彭成子因年老患病曾氏係屬沈下能約束應請免議蕭冠英當伊父被沈國寅打傷因係伊母醜事未經首告曲免置議允國寅送給彭氏衣服追由變價充公其陸續資助蕭舉賢錢文曲前借錢二十千文蕭舉賢已死照律勿徵等語查彭氏于伊夫被毆之後輒聽從沈國寅同逃躲避卽係和誘知情彭氏不應如詔撫所題依縱姦律擬杖合依被誘之人減等滿徒律杖一百徒三年係犯姦之婦杖罪的決徒罪

收贖餘俱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旨沈國寅依擬應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盤獲事看得亳州匪犯程大扒竊程君錫之妻刁氏墳塚開棺見屍得贓一案先據安慶巡撫衛哲治咨稱緣程大係程君錫無服族叔同村居住程大知程君錫之妻刁氏墳塚新壅起意扒竊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半夜時分自帶鍋鏟一把潛至墳旁用手扒開浮土復用鍋鏟將釘它去撬開棺蓋剝取屍衣等物將棺蓋好堆上浮土時已五更天色將明慮人知覺

將賊攜至空廟藏於神像座後而歸於二十三
日將裙袄三件當錢二百五十文花用二十七
日復持餘賊赴當經捕盤獲臬州屢審供認不
諱程大係刁氏之夫程君錫無服尊長應照親
屬相盜無服之親減一等於發掘他人墳塚開
棺見屍應得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等因咨達前來查律內尊長發卑幼墳塚開棺
見屍總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以上各遞減一
等又律內親屬相盜無服之親減一等各等語

親屬相盜律雖有無服親屬減等之文而發塚
開棺實惟有服尊長方得議減律載甚明難容
率混今程大與刁氏雖係無服尊長親屬但發
塚開棺實與尋常盜竊財物者不同自應依律
科斷乃該撫將該犯以發塚開棺擬罪復引親
屬相盜之法議減實屬錯悞事關罪名出入未
便率結應令該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咨稱遵查律載發掘他
人墳塚開棺見屍者絞若尊長發掘卑幼墳塚

開棺見屍者總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以上遞
減一等等語不言無服尊長應同凡論程大旣
係刁氏無服尊長應改照發掘他人墳塚開棺
見屍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但查程大於乾
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在監病故應毋庸議
等因乾隆十五年六月內咨覆完結在案

江西司

一起爲掘棺毀骸事會看得廣昌縣民符文瀾等
挖掘符禹甸之父符拔五及符飛六之父符左
泉棺骸一案先據調任江西巡撫阿思哈疏稱
符文瀾符禹甸之始祖符明夫遺存保門嶺公
共山場地土廣濶並未分晰山分左右兩沙左
沙土名干工坑右沙土名劉家嘴長房之符文
瀾等已在保門嶺葬祖符大初祖母辛氏又左
劉家嘴葬祖符明遠并易氏墳塚年久惟符禹

旬故父符拔五先葬於吉祥里地方符禹旬以
墳地不利欲遷葬於保門嶺左手下沙公山符
禹旬之堂姪符飛六因父符左泉屍棺未葬亦
欲葬於保門嶺商同並葬乾隆十三年閏七月
十四日夜符禹旬遂將薄板竹釘串成小棺邀
同符自魁符星伯符星廣符星富等往遷父棺
符禹旬見父屍未經全化所備小棺難以盛檢
將兩頭橫板拆開裝入屍骸其兩旁板片旂亦
散脫名禹旬隨將帶去白布纏縛父屍止用底

板一塊視屍用繩細縛擡至保門嶺山內符飛
六另邀符欽聖符帶清等將父符左泉屍棺亦
擡至山同窆一壙當將棺骸放入符禹甸同弟
符岐山又各脫衣覆屍正欲加土十五日早符
文瀾聞知以此山葬有伊祖奔至攔阻符禹甸
等不允符文瀾往邀族人幫阻行至中途撞遇
符又泉符簡傳各挑籬擔前往收租符文瀾即
邀符又泉等至山見墳土已經掩蓋符禹甸等
亦已下山符文瀾輒起意挖掘用尖頭扁擔挖

開鬆土符又泉符簡傳亦各用籊籊幫同爬土
起出一棺一骸經符禹甸等見而經投房族符
子良等驗看以掘棺毀骸具控符文瀾知罪重
太卽至已革監生符儀干卽符簡禮家商議符
儀干告以此事必致成訟譜上載有易氏之墳
葬在山內卽以它毀易氏之骸抵塞符文瀾等
聽從遂以沉骸攬葬情事控懸屢審供認不諱
查符文瀾等與符禹甸等並無限制符文瀾起
意爲首它掘符飛六已葬父墳見棺並掘見符

禹甸父屍將符文瀾依開棺見屍律擬絞並聲
明符禹甸之父屍本無棺與開棺見屍有間符
又泉符簡傳擬軍符儀千依教唆詞訟與犯人
同罪律擬軍減徒等因具

題前來查此案符文瀾等雖係公共墳山緣符文
瀾一支安葬已久其族人符禹甸突將無棺父
屍與符飛六之父棺一同遷葬符文瀾攔阻不
允邀同符又泉符簡傳幫阻發掘一棺一屍同
穴起出是符禹甸之父屍雖本無棺然業經見

屍固與發塚而僅見棺之例不符但塚本無棺
其屍一發卽見亦與發塚而又開棺見屍之律
未合雖發塚見無棺之屍律無明文但發無棺
之塚易於見屍與發年久穿陷之塚易於見屍
事頗相類其如何治罪之處自應按例援引比
附定擬罪名方爲平允今該撫將符文瀾既照
發塚開棺見屍之律擬絞於前復因屍本無棺
實與開棺見屍者有間聲敘於後兩後兩歧未
爲允協事關出入生死礙難定議應令該撫詳

核案情安引律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
駁去後續據該撫舒輅疏稱查保門嶺雖係公
共山場但符文瀾一支葬祖已久符文禹甸突將
無棺父屍同符文飛六父棺一同遷葬致符文瀾
攔阻不允同符又泉等發掘卽致見屍原與發
塚而又開棺見屍者有間雖發塚見無棺之屍
律無明文與發年久穿陷之塚易於見屍事實
相類將符文瀾比照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
屍一次爲首例擬軍符儀干擬軍減徒符又泉

等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符文瀾合比照發年久穿
陷之塚開棺見屍一次爲首者發邊遠充軍例
應發邊遠充軍符又泉符簡傳照爲從減一等
律各杖一百徒三年等因乾隆十六年閏五月
三十日題六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爲發掘開棺事會看得青縣賊犯于二偷刨
柯文光之妻沈氏墳墓一案先據署直隸總督
鄂彌達疏稱緣柯文光安葬其妻沈氏曾雇于
二擡棺乾隆十八年二月于二因貧難度起意
偷刨卽于夜間獨自一人攜帶鐵鋏錐鑿潛至
沈氏墳所刨土開棺將屍拉出剝脫棉袄裙褲
因時已五更聽聞路上有人行走慮恐被人撞
遇將屍撩于棺外攜賊奔回因見衣服血污不

堪難以當賣拆洗又恐被人識破卽行焚毀滅
跡柯文光由墳所經過瞥見墳土刨掘查看棺
木已被鑿開屍身無存隨在墳旁尋獲骨殖頭
髮鳴同地方稟報緝獲于二到案屢審供認不
諱查于二偷刨沈氏墳墓雖賊無起獲但其所
供顏色件數與事主呈報無異且該犯供認確
鑿其爲此案正賊無疑自應按律定擬將于二
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查盜憑賊定必賊真
而盜始確此案于二偷刨沈氏墳墓之處據供

所剝衣服因污臭不堪悉行燒燬等語查北方臘盡春初天氣正在嚴寒屍身未潰屍衣何至盡皆污臭卽污臭屬實該犯發塚剝衣原爲圖財旣已挖取回家亦必設法折改別圖售賣何至盡行燒燬該犯住居鎮窑據供晒晾尚恐人見若以污臭不堪之物投之烈火則穢氣旁觸豈不更恐人盤詰况查招冊內該犯途拾幼孩零星衣片尚且圖利存留豈肯將所刨完好衣服反行燒燬細核此案賊無一起情涉可疑或

該犯所得之贓別有窩夥寄項不吐實情或捕役人等見該犯以無家室之人藏有幼孩衣片事屬曖昧因而借端逼認均未可定事關重辟未便率結應令該督再行詳細研審明確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方觀承疏稱嗣據該縣嚴訊原捕魏進禮堅供並無私拷逼認情事提訊于二據稱沈氏墳墓並未偷創實無窩夥寄頓贓衣情事因向在青縣與濟鎮土窑居住拾獲度日該鎮村外有空地一

段中有破石碑記一塊係掩埋死孩處所乾隆
十七年十二月有該鎮住民孟二幼子鎖兒天
亡蘆席包裹攜至石碑之北浮埋時該犯拾葬
經過迨十八年二月該犯攜筐出外拾糞路經
石碑之旁見孟二埋子處所浮土被犬刨開蘆
席亦破衣服露出在外遂上前拾取見一半衣
服尚穿屍上該犯希圖賣錢卽用手刨開浮土
扯開席包取出孩屍在身上剝取藍布裡紫紅
布面棉袄一件藍布裡淡黃布面棉褲一條放

八筐內將屍照舊掩埋回至窖內取出查看所
剝衣褲俱沾血汚難以售賣遂將衣褲折開棉
花線棄僅留布片洗淨曬乾同平日所拾布條
布塊存放售賣時該犯身穿藍布棉袄一件見
左袖裡面沾血一塊右袖外面沾血二點因無
衣更換不能脫洗用土揉擦仍服在身嗣聞沈
氏墳墓被刨查傳擡棺之人審訊因恐到官究
出孟二子屍衣服之事卽逃走出外將棉袄在
滄州城內質當等語查于二從前審係偷刨沈

氏墳墓正賊原因該犯曾爲沈氏擡棺後經傳
訊卽行逃匿迨拿獲到案並未加刑屢審直認
而所供創墳情形及屍衣件數顏色又與事主
呈供相符是以據供定擬並未起有贓據今該
犯現供偷創孟二子屍祆褲已有折存布片孟
二查認明確自應照依現供定擬查孟二子屍
係用蓆包裹浮埋雖屍已入土第該犯因見墳
土被大創開蘆蓆亦破露出衣服始行起意偷
創與發穿陷墳塚情事相等將于二比依發年

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一次例擬軍援請減徒等因具題應如該督所題于二比依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一次例發邊遠充軍查該犯事犯到官在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所得軍罪應減爲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捕役魏進禮因差傳擡埋沈氏棺木之人惟于二脫逃迨後拿獲又見有衣片鐵錐形迹可疑是以查問贓物帶案訊究並無借端教供逼認情事應毋庸議沈氏墳墓被刨之

案應飭另緝正兇獲日另結等因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河南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汝州民李修文之妻張氏墳墓被創獲賊張良臣一案先據河南巡撫胡寶琮咨稱緣毛良兒與張良臣李福奇同生素好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張良臣同李福奇道及貧苦李福奇憶及無服族姪李修文之妻張氏于是年正月病故殮衣完塋埋于庄北地內起意創空賣錢花用張良臣依允李福奇又以眼花並無創墳器具不能同行爲詞張

良臣遂稱與毛良兒商謀空取得贓均分各散
至傍晚時張良臣往毛良兒家告知情由毛良
兒允從當取鋤鋤待至三更時候張良臣攜帶
麻繩往喚毛良兒同行毛良兒攜帶鋤鋤并已
家鐵斧齊抵張氏墓所分執鋤鋤刨除墳土張
良臣持斧砍開棺蓋用所帶麻繩套在屍項令
毛良兒拉起剝取衣褲等物仍將棺蓋掩住張
良臣見棉褲不潔撕去褲裏棉套丟棄棺外將
褲面同餘衣裏捲欲回李福奇家俵分毛良兒

因衣沾穢氣令張良臣洗淨張良臣持往山溝
將汚壞綠布褲丟棄無存餘贓洗後攜巡富賈
錢文花用毛良兒李福奇均未分得隨經屍親
知覺報州勘驗差捕緝拿將毛良兒李福奇張
良臣緝獲研訊該犯等供認不諱查律載強盜
造意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
今李福奇起意創墳並未同行分贓似難與同
行分贓者一律科罪李福奇應請比照強盜造
意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應杖

乾隆二十六年

西月日總督

明德宜

室發遣巴里坤等

處八代改發開

展長曉木齊欽

奉

命尤當經塔查

開展兵數數少

是年十二月又

經映甘總督楊

應晴

准一切遵行停

具分發開展俱

轉解烏嚕末齊

游事大臣酌量

屯兵下地畝

一處分發安

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張良臣毛
良兒俱合依偷創墳墓為從之犯開棺一次者
發附近充軍例應發附近充軍仍照新例改發
開展等處給綠旗兵丁為奴等因咨達前來查
律載共謀為強盜臨時不行行者為竊不行者
係造意若不分贓者即為竊盜從以臨時主意
者為竊盜首共謀為竊盜臨時不行行者為強
不行者係造意若不分贓亦為竊盜從以臨時
主意及共為強盜者不分首從論又律載強盜

掘隨同兵丁力
後初作等因通
行在案

高主造意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又律載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皆杖一百流三
千里又律載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
候爲從減一等各等語發塚之條列在盜賊律
內凡以發塚之犯與強竊盜犯均屬賊匪是以
連類相從其中間有木條木能該備之處原可
參觀互考不容割裂牽合致使罪名出入此案
李福奇因知張氏屍棺新埋與張良臣商謀發
掘旋以眼目昏花兼無刨墳器具未與同行張

良臣聽聞李福奇之言卽決意往創約同毛良
兒偕至墳所開棺剝衣賣錢獨用是李福奇雖
曾造意並未分贓張良臣雖非原謀實已行而
得贓自應照律以臨時主意者爲首今該撫旣
舍共謀爲盜之條不行比用更曲引強盜窩主
不行又不分贓之律割去窩主三字將李福奇
擬以滿流又僅依發塚開棺爲從之律將張良
臣擬以外遣不知盜賊之罪以得財爲差得財
之由以已行爲斷原與人命律內首重原謀者

乾隆二十七年
 七月內貴州果
 司趙孫英係素
 竊盜以刺字次
 數為定至發塚
 律載盜取器物
 確石計贖准凡
 盜論免刺盜以
 盜墳塚上器物
 雖有竊盜之形
 實辦創掘之慘
 故猶引免刺若
 發掘墳塚盜取
 財物其見燒廢
 壽刻之竹常竊
 盜尤明可惡定
 例雖分別強竊
 盜治罪而無刺

不同故雖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按法止擬流
 罪若發塚不行又不得財則其情尤輕自應酌
 量引斷乃比擬失當使李福奇罪浮于情張良
 臣情浮于罪揆之律義均有未符事關死生出
 入不便議覆應令該撫再行詳核案情照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
 稱查律載共謀為強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竊
 盜不行者係造意但不分贓俱為竊盜從以臨
 時主意為首者為竊盜首共謀為竊盜臨時而

交吏部
 武乙創墳違意不行又不分
 三
 張良臣

字明文似明律
意未符請將例
墳爲從之犯援
照竊盜之例逐
案刺字等因到
部經本部議伏
鈔掘墳塚重
見棺見屍初不
計賦斂多寡若
專就從犯刺字
凡爲永備請嗣
後除塚外第暗
及盜取得古器
物仍照律免刺
外其餘塚開棺
見屍者與刺發
塚字爲從及經
未見棺與未見

不行行者爲強盜不行者係造意若不分贓亦
爲竊盜從以臨時主意及共爲強盜者不分首
從論等語細繹律意蓋行者之爲竊爲強已非
造意不行者之本意而事後又不分贓是以均
得爲竊盜從以臨時主意爲首也今李福奇本
係起意創挖張氏墳墓而張良臣卽聽從轉約
毛良兒隨卽赴創與謀竊爲強謀強爲竊者不
同惟是細核案情李福奇因知張氏屍棺新埋
遂起意與張良臣商謀發掘並稱眼花兼無創

指罪在軍流以下者初犯刺臂
再犯刺面其終
未殯未理屍棺
者刺盜棺
之等中
不准築美
案

墳器具不能同行使彼時張良臣因其未允偕
往卽行中止則張氏屍軀何至暴露慘辱乃張
良臣反答稱約同毛良兒決意往刨開棺剝衣
賣贓獨用且發塚重在見屍造意之李福奇旣
不同行似未便以見屍論罪應以張良臣爲首
前將張良臣照爲從擬軍改遣實屬情罪未協
將張良臣改照發掘他人墳塚見屍律擬絞監
候李福奇改依教誘人犯法與犯法人同罪至
死減一等律擬流毛良兒仍照原議擬軍改遣

馬三才弟一
名不勝以臨時上盜為首

等因具

題前來查此案張良臣聽李福奇商謀發塚之言
李福奇未能偕往該犯輒糾約毛良兒決意往
刨得贓獨用實與律載臨時主意為首者相符
既據該撫遵照部駁將張良臣依為首論應如
該撫所題張良臣合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
屍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
字至該撫疏稱李福奇雖未同行得贓然張氏
之墳墓被刨究由李福奇造意但比照強盜造

意不行又不分贓律亦未允協李福奇應改照
教誘人犯法與犯法人同罪至死減一等律杖
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毛良兒仍
照原擬依偷創爲從開棺一次者發附近充軍
例應發附近充軍仍照新例改發烏嚕木齊給
綠旗兵丁爲奴等語查律例本可參觀而首從
不容兩擬李福奇一犯共謀發塚雖未同行得
贓究係造意創墳之犯與謀強謀竊臨時不行
係造意不分贓以竊盜爲從論之律意相符是

以前經臣部分晰律例指駁今該撫既將張良臣依爲首律治罪又將李福奇照教誘人犯法律擬議一事兩例情罪未協查律載犯罪爲從者俱減一等張良臣旣以爲首論擬絞李福奇不應如該撫所題依教誘人犯法律擬流應改照謀竊謀強臨時不行不行者係造意若不分贓爲竊盜從律減張良臣絞罪一等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其毛良兒應令該撫解交陝甘總督轉交伊犁烏魯木

齊辦事大臣均勻撥給察哈爾兵丁及種地綠
旗兵丁爲奴餘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旨張良臣依擬應統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湖廣司

一起爲詳報事會看得綏寧縣民張棟梁發掘遠
年祖塚并燒燬骸骨一案先據湖南巡撫馮鈐
疏稱緣張棟梁與已故監生張侶侯原係同族
無服兄弟張侶侯胞叔張應科物故乏嗣張應
科之妻楊氏于乾隆四年立繼張棟梁爲子其
祖遺田產先與張侶侯各半分管惟宅基山場
公共未分因屋場冲山內葬有張侶侯十一付
遠祖張書忠并祖母劉氏墳二穴張侶侯張棟

梁公同祭掃詎張棟梁以餘山甚多私賣一塊
與本生姊夫胥永裔得價六兩胥永裔下葬張
侶侯聞知往阻嚷鬧喊稟該縣審明公共墳山
不應盜賣盜葬將張棟梁胥永裔等分別責懲
立押起遷追契塗銷結案詎張棟梁尚圖翻斷
于是日回家起意挖墳裝窖以爲另訟張本當
夜預備瓦罐率領尹子張老雙并邀佃戶伍子
貴各帶鋤箕張棟梁自攜杉木瓦罐齊抵張書
忠墓所伍子貴當與張老雙幫同刨挖掘開土

穴見有朽爛棺板丟置山地穴內僅存頭骨半
邊脚骨四根及不全小骨張棟梁初意年久朽
爛無多欲將帶去瓦罐裝貯後見脚骨四根罐
小難裝俱檢入畚箕之內將空罐埋藏穴底以
爲日後爭訟創試並無棺骸地步復用土填面
安放杉木一段留爲窰堆指證築成假堆將棺
板燒燼鏟土棄灰滅跡攜骨歸家安放空倉之
內又思張書忠雖係張侶侯遠祖伊已承繼亦
圖福蔭惟恐年久枯骨不能庇及繼孫欲用火

燒紅刺血滴入另葬遂于是夜將骨殖放于中
堂焚燒不及滴血已成灰燼將碎骨連灰用紅
布口袋盛貯仍安倉內一面至山搭棚看守竇
堆一面赴縣翻控經張侶侯查知呈訴集訊之
下兩造各執一詞俱具結請勘經該縣親往驗
明堆土新鮮飭令刨驗起出假竇杉木并穴底
灰罐究訊張棟梁等供悉前情起獲骨灰通詳
屢審供認不諱查張棟梁與承繼遠祖張書忠
已隔十一代並無服制應同凡論將張棟梁依

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張老雙
伍子貴擬遣等因具

題查例載奴婢發掘家長墳塚開棺見屍者爲首
斬決爲從斬監候毀棄死屍者皆斬子孫犯者
亦照此例科斷又例載愚民惑于風水擅稱洗
筋檢骨名色將已葬父母骸骨發掘占驗吉凶
者以毀棄坐罪幫同之人俱以爲從論又名例
稱祖父母者曾高同稱孫者曾元同各等語至
曾高而上至于遠祖其服雖盡而本本水源自

不得以服盡遽同凡論今張棟梁既係承繼張應科爲子是張應科之遠祖卽屬張棟梁之遠祖乃該犯因盜賣十一代遠祖張書忠墳山經伊堂兄張侶侯喊稟受責輒思翻斷起意挖墳裝窖以爲另訟創試之地遂率領伊子張老雙並佃戶伍子貴將伊遠祖張書忠墳塚發掘刨出枯骨又復圖陰子孫燒骨滴血致成灰燼忍心害理不法已極自應按例科斷以懲殘惡該撫乃因張書忠係張棟梁承繼十一代遠祖並

無服制將張棟梁照凡人開棺見屍律擬以縊
首情法實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詳核案情按
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署
理湖南巡撫印務宋邦綏疏稱查張書忠雖係
張應科遠祖而張棟梁既繼與張應科爲子則
張應科之遠祖卽屬張棟梁之遠祖其服雖盡
而木本水源自不得以服盡遽同凡論將張棟
梁改依奴婢發掘家長墳塚開棺見屍毀棄者
斬決子孫犯者照此例科斷例擬斬立決先行

刺字張老雙千伊父張棟梁焚燒骸骨之時雖
未在场幫助亦無同謀情事但先曾聽從父命
幫同發掘遠祖墳塚亦屬不法將張老雙改依
奴婢發掘家長墳塚開棺見屍爲從例擬斬監
候伍子貴仍照原擬發遣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張棟梁合依奴婢發掘家
長墳塚開棺見屍毀棄者斬決子孫犯者照此
例科斷例擬斬立決張老雙合依奴婢發掘家
長墳塚開棺見屍爲從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該撫既稱伍子貴係張棟梁佃可聽從發掘應
同凡論仍照原擬改發烏嚕木齊給與種地綠
旗兵丁爲奴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
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旨張棟梁著卽處斬張老雙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
處決餘依議欽此

廣西司

一起爲打斃弟命事會看得楚民楊紹位毆傷竊賊韋明仕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宋邦綏疏稱緣蕭志用鋸木生理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楊紹位偕同聶千一投住蕭志用家合夥鋸木有利民韋明仕素曾偷摸隣里共知因見蕭志用鋸木賣錢遂萌竊念於十一月二十日二更時分獨自攜帶鐵鑿潛赴蕭志用門首挖牆入屋竊出篷簣蕭志用驚喊楊紹位等俱

各起看見賊由洞鑽出蕭志用開門追趕楊紹
位聶千一亦卽同追時有隣人梁扶遂聞喊出
而目擊比蕭志用追至韋明仕門首見賊入屋
閉門乃知係韋明仕因見其腰間帶有鐵鑿等
類恐已攜賊隨卽嚷罵與使隣佑聞知出論詎
韋明仕進門之後輒謂賊踪已泯轉持柴棍出
毆蕭志用自揣一人不能抵敵卽行跑走韋明
仕追趕至廖貴東門首將已追及舉棍向蕭志
用欲毆適楊紹位聶千一起到楊紹位上前將

棍格開乘勢用左手扭住韋明仕胸襟韋明仕
跳罵聶千一先用掌打韋明仕左腮腴兩下韋
明仕益加掙跳楊紹位順用右拳毆傷韋明仕
心坎韋明仕棄棍扭轉力掙楊紹位又拳毆韋
明仕右肋殞命將楊紹位依罪人不拒捕而擅
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賊犯持仗拒捕爲捕者格殺不問
事主隣佑照律勿論又例載黑夜偷竊被事主
毆打致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

擅殺律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賊犯業已拏獲
輒復疊毆或捕人多於賊犯倚衆共毆致斃者
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各等語
蓋持仗拒捕事主情勢已迫故祇論相格不論
曾否受傷若因黑夜偷竊而毆打致死則事起
倉猝例得減等科斷至於拏獲共毆則事主過
於兇橫故坐以擅殺之罪例內分晰甚明此案
韋明仕二更時分潛赴蕭志用家空墻入室竊
出蓬簣蕭志用驚喊徒手追趕同夥聶千一楊

紹位尾同趕至伊家門首韋明仕持棍出門反
追事主蕭志用徒手不能抵禦卽行跑回韋千
一楊紹位見韋明仕將次追及舉棍欲毆楊紹
位格開柴棍乘勢扭住韋明仕胸襟轟下一掌
打腮腴兩下韋明仕掙跳罵罵以致楊紹位順
手毆其心坎韋明仕棄棍猶復扭轉力掙楊紹
位又拳毆其左肋隨卽殞命是韋明仕之黑夜
偷竊持仗拒捕罪狀顯然楊紹位尾同追趕見
其持棍趕毆將及事主上前向扭猶復力掙跳

罵以致拳毆斃命其與黑夜偷竊事主毆打至死之例適相符合固不得以韋明仕之始終兇惡置楊紹位之扭毆致死於勿論而遽比照拏獲贗毆倚眾共毆之例將楊紹位擬以絞抵殊於情法未能允當事關持仗拒捕未便草率定擬應令該撫再行詳鞫得實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覆查此案楊紹位委因韋明仕持棍將及蕭志用趕毆一時心切救援上前向扭後見韋明仕力掙跳罵恐

韋明仕掙脫逞兇隨拳毆韋明仕兩下斃命扭
住係屬救護拳毆亦因拒格事實起於倉猝並
非拏獲毆斃前將楊紹位依罪人不拒捕而擅
殺律擬絞誠有不符應將楊紹位改照夜無故
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楊紹位應照黑夜偷竊被
事主毆打致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
執而擅殺律杖徒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乾隆
三十三年五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想

卷之二十一

奉天司

一起爲報明事議得邢大戳傷無名男子身死二
案先據

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務富察善等
疏稱緣邢大籍隸山東寄居鉄嶺縣與已死無
名男子素不認識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邢大前往娘娘廟觀戲因身帶錢串磨斷錢文
撒地無名男子趕往搶拾邢大用手向推無名
男子卽揪邢大髮辮欲毆復有乞丐三四人趨

赴撿錢邢大一時情急右手拔出身佩小刀向
上一戳致傷無名男子左臂膊無名男子尚不
釋手邢大復用刀迎戳無名男子左腋臍並劃
傷左肱肘逾時殞命審訊不諱將邢大依鬪殺
律擬校監候等因具

題當經臣部查例載賊犯攜贓逃遁鄰佑人等直
前追捕倉猝毆斃或賊勢強橫不能擒拏送官
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打致死滅鬪殺罪
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今邢大因無名男

子搶拾伊散地錢文該犯用手向推無名男子
揪住髮辮欲毆復因乞丐三四人趨赴撿錢該
犯情急隨拔小刀戳傷無名男子斃命查無名
男子見邢大錢文撒地同衆搶拾是無名男子
等已屬搶竊有罪之人復敢恃其強橫揪辮欲
毆是賊人拒捕顯然邢大情急戳傷致斃核其
情罪與鬪毆殺人者不同今該府尹等置搶竊
拒捕于不問遽將邢大依鬪殺律擬絞監候殊
未平允事關罪名生死出入臣部碍難平覆應

令該府尹訊明確情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府尹富 等疏稱奉准
部駁檄飭覆審邢大確供委因被無名男子搶
伊散地錢文用手向推乃被無名男子揪住髮
辮欲毆復有乞丐三四人趨起搶錢迫于強橫
拔刀迎戳適傷斃命核其情形實屬搶竊拒捕
究與鬪毆不同查邢大錢文被搶卽係事主而
無名男子膽敢扭其髮辮欲毆實由賊勢強橫
情急戳傷致斃邢大合依偷竊財物被事主毆

打致死例擬杖一百徒三年該犯事犯到官在
歷奉

恩詔以前所得徒罪可否減杖聽部核擬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刑大應如該府尹等所題合依偷竊
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
百徒三年該犯係毆死人命擬徒雖遇

恩詔不准援減該府尹疏稱檢錢之不知姓名人飭
緝獲日另結等語應如該府尹等所題完結等
因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

卷之六 聖德太子

三

奉

旨依議欽此

廣西司

附纂輯明知賊情既不據實鳴官又復爲之查賊向贖擬徒但經得賊卽照強盜高主律治罪新例

一起爲遵

旨等事會看得柳城縣民葛精怪糾夥肆竊牛馬羊
隻勒贖分贓一案據前任廣西巡撫李世傑奏
稱緣葛精怪黃娜養葛應科均住居柳城縣歐
陽村與馬平縣疆界相連各犯貧不安分乾隆
三十九年九月葛精怪赴馬平縣何自信家偷
牛一隻事主追著捏稱收留走失勒贖錢三千
文與沈祖應合夥賣糶至四十二年底葛精怪

將本錢花完仍住沈祖應家沈祖應知葛精怪行竊爲匪因貪圖飲食容留不報四十三年正月葛精怪與黃娜養葛應科相遇其道窮苦葛精怪以偷牛勒贖糾約八夥黃娜養葛應科應允是月十七日葛精怪黃娜養葛應科在柳城縣偷牽廖妹牛一隻爲黃錫珠窺破商同賣錢四人均分二十二日葛精怪黃娜養葛應科同偷周朝慶羊八隻事主央秦尚積向贖得錢三人分用三月十七日葛精怪黃娜養在馬平縣

偷牛一隻事主央葛錦向贖得錢二人均分八月初三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羊四隻事主何自信托葛應絀向贖因無錢耽擱葛精怪黃娜養賣錢平分九月初六日葛精怪黃娜養偷馬一匹事主央姚英士訪查轉托秦宗相向贖葛精怪黃娜養葛應彩三人得錢分用初八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牽韋神賢牛一隻事主央姚英賢向贖得錢三人平分十月初一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央龍登任向贖未允黃娜養

葛精怪葛應科三犯賣錢分用十月十五日葛精怪偷牛一隻經事主姪婿葛錦查知向贖葛精怪黃娜養二人得錢花分十八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央葛應鉅向贖得錢三人分用十一月十五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央葛應彩向贖得錢三犯平分十八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央姚英士向贖得錢均分十二月初五日葛精怪黃娜養在柳城縣偷牛一隻賣錢同姚英賢黃錫珠各犯均分

事主謝世澤報縣有案十二月十五日葛精怪
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央姚英士向贖得錢三
犯均分十七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
央葛應彩向贖得錢三人分用四十四年正月
初六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央葛錦
托葛應彩贖牛得錢三人分用十五日葛精怪
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央葛應矩向贖得錢三
犯均分十九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
央姚英士向贖得錢三人分用二十六日葛精

怪偷牛一隻事主央秦向鄉向贖葛精怪不依
賣錢與黃娜養分用二月十五日葛精怪黃娜
養偷牛一隻事主央姚英賢向贖得錢各犯均
分二十日葛精怪黃娜養偷牛一隻事主央龍
登任向贖得錢二人分用二十二日葛精怪黃
娜養偷牛一隻當經事主追問葛精怪堅不承
認賣與不知姓名人得錢均分經事主王敏教
稟縣有案葛應科于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偷王老四棉衣一件王老四起計得贖錢一百

文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偷藍光榮猪一隻事主
央秦勇向贖得錢二千文黃錫珠千四十三
正月二十六日偷牛一隻得贖錢二千五百文
以上被竊各案惟謝世澤王敏教二案報縣其
餘或因賊物無多耕種時忙亦有畏懼賊匪強
橫均未具報經馬平柳城兩縣訪查通報提犯
研鞫供認不諱將葛精怪黃如養照白晝搶奪
三犯例擬絞立決葛應科葛應彩姚英士姚英
賢擬遣沈祖應擬流黃錫珠葛應神廖上錦擬

徒等因具

奏前來查例載白晝搶奪三犯者擬絞立決等語
今該撫既稱葛精怪糾匪疊竊并計各賊已至
一百二十兩以上俱係明目張膽白晝竊事
王尋查至村勒令收贖稍不遂意即行轉賣積
行鄉里爲害閭閻已屬不法又倚恃武生葛應
鉅等包庇縱容令人畏懼不敢具控更爲兇惡
此等惡賊實非尋常鼠竊狗偷畏人知覺者可
比與白晝搶奪無異今先後共犯二十二案未

便因從前尚未到官僅照積匪贓贓實治罪黃
娜養初雖聽從葛精怪糾約八聯追後偷趕牛
馬羊隻銷贓分錢共二十一案同行助惡勒贖
平分並無首從之別等語應如該撫所奏葛精
怪應與黃娜養均應照白晝搶奪三犯例擬絞
立決該撫既稱葛應科雖止夥同葛精怪偷竊
牛羊二次又代爲銷贓分錢一次但該犯又獨
自行竊王老四衣物藍光榮猪隻實屬積匪葛
應科合依積匪猾賊發往伊犁等處給與兵丁

爲奴已革武生葛應絙葛應彩姚英士恃衿庇
賊攬贖分贓以致各犯得以公然無忌肆竊勒
贖應與幫同攬贖分贓之姚英賢俱照爲從例
于葛精怪絞罪上減一等從重發往伊犁等處
葛應絙葛應彩姚英士俱係已革武生照例當
差姚英賢給兵丁爲奴等詳查葛應絙葛應彩
姚英士雖係已革武生但恃衿庇賊攬贖分贓
卽與賊匪無異應與姚英賢一例給與兵丁爲
奴該撫又稱沈祖應雖未造意同行分贓明知

葛精怪等肆竊勒贖窩留數載貪圖飲食卽與分得些微財物無異沈祖應照窩留積匪未經造意又不同行但分得些微財物者減本犯一等治罪例應干葛精怪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責四十板黃錫珠分贓二次卽非善類但較葛應組等包庇攬贖有間應干葛應組等遣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歐陽村甲長葛應神保長廖上鋪均有稽查賊匪之責今明知葛精怪等倚

恃武生葛應鉅等包庇縱容肆竊勒贖並不報
官雖訊未得賊但縱惡養奸未便從寬應比照
容留流棍發近邊充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至配所各折責四十杖等語均應如該撫
所擬究結再查說合贖贓之葛錦秦尚積秦舅
秦宗相龍登任秦尚卿等六犯皆係親友明知
賊情既不據實鳴官又復爲之查贓向贖表裏
爲奸助賊獲利若不加懲治則此種惡習流
風何由整頓應將葛錦等六犯應比照爲賊探

聽事主消息通線引路者照強盜窩主又不分
贓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以示懲儆各犯雖事犯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
初一日

恩詔以前情節較重不往援減餘應如該撫所奏完
結臣等伏查竊盜窩贓久已屢申厲禁各地方
官尚知按例定擬其中復有此種匪徒知情串
賊說合買贓逼勒事主取贖之事如此案之葛
錦等皆事主之親友明知賊情既不幫同鳴官

反逼令事主出錢贖賊賊匪坐獲多利以致肆
無忌憚深爲民害臣等見近日兩廣兩湖及貴
州諸省屢有此種案情地方官不能早爲禁止
及事犯到官仍以爲重無不合概不重治其罪
遂致習慣成風接踵而起必須嚴加懲治以儆
惡俗應請俟

命下之日移付律例館載入例冊遵照辦理並行文
兩廣兩湖及雲貴各督撫飭令各地方官嚴行
示禁再有犯案者皆照此案從重擬徒如有貪

圖分肥但經得賊者不論多寡卽照強盜窩主
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姑息養奸庶惡習可
以漸除而閭閻得以寧謐等因乾隆四十五年
二月初四日奏本日奉

旨葛精怪黃娜養俱著卽處絞餘依議欽此